

壁虎与石龙子的本草考证

童东昌¹, 朱文豪¹, 宁迪敏¹, 刘利娟², 田雪飞^{1*}

(1. 湖南中医药大学, 长沙 410208;

2. 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长沙 410007)

[摘要] 壁虎和石龙子药用历史悠久,但长期以来两者常混为一谈,而现代对两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临床观察、有效成分及抗癌机制等方面,鲜见文献研究。该文在系统查阅壁虎和石龙子古今文献的基础上,通过分析历代本草方书中的相关内容,对两者的名称、基原、功效主治、炮制方法及用药禁忌进行全面考证。通过考证发现,在先秦,壁虎与石龙子被当作同一物,至汉代则知两者为不同的动物,到三国时期两者又被混淆,直至明代《本草纲目》才明确两者的关系。在基原上,石龙子的基原包括蜥蜴科丽斑麻蜥 *Eremias argus*, 山地麻蜥 *E. brenchleyi* 及石龙子科中国石龙子 *Eumeces chinensis*。壁虎的基原包括多疣壁虎 *Gekko japonicus*, 铅山壁虎 *G. hokouensis*, 无蹼壁虎 *G. swinhonis* 及蹼趾壁虎 *G. subpalmatus*。功效主治方面,历代本草记载石龙子的主要功效为利尿,壁虎的主要功效为祛风、化痰。在炮制上壁虎与石龙子有多种炮制方法,但主要以传统“火制法”为主。关于用药禁忌,古籍文献记载石龙子恶硫黄、茺菘、斑蝥,孕妇忌用;壁虎慎用于血虚气弱之人。该文的考证结果厘清了壁虎和石龙子从名称、功效主治到炮制等多方面的历史沿革,为壁虎及石龙子的正本清源及进一步开发利用提供了理论依据。

[关键词] 壁虎; 石龙子; 本草考证; 基原; 功效主治

[中图分类号] R933/937; R289; R22; R2-031; R28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9903(2021)18-0144-08

[doi] 10.13422/j.cnki.syfjx.20211895

[网络出版地址] <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11.3495.R.20210721.1557.002.html>

[网络出版日期] 2021-07-21 17:03

Textual Research on Gecko and Skink

TONG Dong-chang¹, ZHU Wen-hao¹, NING Di-min¹, LIU Li-juan², TIAN Xue-fei^{1*}

(1. Hunan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Changsha 410208, China;

2. The First Hospital of Hunan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Changsha 410007, China)

[Abstract] Gecko and Skink have a long history of medicinal use and they are often confused. The modern research mainly focuses on their clinical efficacy, effective ingredients, and anti-cancer mechanisms, and there are few literature-based studies. The paper summarized the names, origins, efficacy, indications, processing methods and contraindications of Gecko and Skink in ancient and modern literature. It was found that Gecko and Skink were regarded as the same animal in the pre-Qin period but two different animals during the Han dynasty. However, they were confused again in the Three Kingdoms period. It was not until the Ming dynasty that they were distinguished from each other in *Bencao Gangmu* (《本草纲目》). The origins of Skink included *Eremias argus* Peters, *E. brenchleyi* Günther and *Eumeces chinensis* (Gray), while those of Gecko mainly included *G. japonicus* (Dumeril et Bibron), *G. hokouensis* Pope, *G. swinhonis* Güenther and *G. subpalmatus* Güenther. In terms of efficacy and indications, Skink was mostly responsible for promoting urination, and Gecko for expelling wind and resolving stasis. Among multiple processing methods for Gecko and Skink, the traditional "fire method" was most preferred. As for contraindications, Skink shall not be used

[收稿日期] 20210318(025)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82074450)

[第一作者] 童东昌,在读博士,从事中西医结合防治肿瘤及文献研究, Tel: 0731-88458070, E-mail: 403811511@qq.com

[通信作者] * 田雪飞,博士生导师,从事中西医结合防治肿瘤研究, Tel: 0731-88458070, E-mail: 003640@hnuem.edu.cn

together with sulfur, fructus ulmi and mylabris, and it was not applicable to pregnant patients. Gecko should be used with caution for people with blood and qi deficiency. This paper has sorted out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s of Gecko and Skink in their names, efficacy, indications, and processing methods, all of which will serve as the basis for further development and clinical utilization of Gecko and Skink.

[Keywords] Gecko; Skink; textual research; origin; efficacy and indications

壁虎、石龙子入药有上千年的历史。壁虎最早见于宋代的《圣济总录》^[1],在宋代之前,壁虎常被称为守宫。壁虎作为中药收入本草则晚在明代《本草纲目》^[2](以下简称《纲目》),在《纲目》中壁虎是守宫的别名。石龙子始载于《神农本草经》^[3](以下简称《本经》),被列为中品,别名为蜥蜴。然而,在《本经》之后至《纲目》问世之前,守宫均归于石龙子条下,导致长期以来壁虎、石龙子被混为一谈,直至现代仍有学者或将二者混淆,认为壁虎是蜥蜴的一种^[4];或未厘清壁虎名称变革的源流,认为守宫之名最早见于三国《吴普本草》,壁虎之名始见于《纲目》^[5]。根据古籍文献记载,在功效主治上,石龙子重在利水,壁虎长于祛风,但是目前壁虎及石龙子主要用于肝癌、胃癌、非小细胞肺癌等多种恶性肿瘤及并发症的治疗^[6-11],古今功效主治差异较为明显。当前对二者的研究主要聚焦于抗癌有效成分的筛选、作用机制及临床观察^[12-16],鲜见文献研究。鉴于壁虎与石龙子长期名实相混,功效主治古今相异,缺少系统地文献研究,因此有必要对壁虎及石龙子的名称、基原、性味、功效主治、采收炮制、证候禁忌等方面进行考证以正本清源。本文系统查阅了相关古籍文献,整理了文献中关于壁虎和石龙子的相关记载,重点梳理了两者名称及功效主治的衍变,以期对壁虎及石龙子的药材开发、正确使用、临床及基础研究提供文献依据。

1 名称考证

石龙子之名首见于《本经》,其别名有蜥蜴、守宫、石蜴、山龙子、龙子、蜴蜥、虺蜴、刺易、荣蜥、蜥蝶、蝎虎、蠪廛、蛇医等。守宫之名最早见于马王堆出土的《养生方》^[17],其别名有壁虎、辟宫子、壁宫、蝎虎、蜥蜴等。古人对守宫与石龙子相互关系的认识过程颇为曲折。先秦时古人将石龙子、守宫当作一物,《尔雅·释鱼》有云“蜥蜴,蜥蜴。蜥蜴,蜥蜴。蜥蜴,守宫也”^[18],可为佐证。西汉时则知石龙子与守宫实为二物,《汉书·东方朔传》^[19]中有“是非守宫,即蜥蜴”的记载。《本经》成书于东汉早期^[20],且该书中石龙子的别名仅为蜥蜴,据此推断,《本经》中的石龙子不包括守宫。自三国开始,石龙子与守

宫被混为一谈。三国·吴普为《本经》作注时为石龙子增加守宫这一异名^[21]。梁·陶弘景注释《本经》时则将石龙子分为四种,其中一种为守宫^[22]。吴普、陶弘景为《本经》作注时,对异名广收博采,但似乎并未严格区分名实之间的不同,将石龙子与守宫混淆。之后的本草大多囿于吴普、陶弘景之说,如唐代《新修本草》虽然提出《尔雅》“蜥蜴,蜥蜴。蜥蜴,守宫也”这一观点“并非真说”,但仍将守宫归于石龙子条下。宋代《本草图经》^[23]将石龙子分为两类:“在草泽中者,名蜥蜴、蜥蜴,在壁者,名蜥蜴、守宫也”,《宝庆本草折衷》^[24]亦谓石龙子“一名守宫……今处处草泽中,或篱壁上有之”,仍然将二者混同。及至《纲目》才将守宫单独列为一个条目,并在石龙子条下云:“本经惟用石龙,后人但称蜥蜴,实一物也。”守宫与石龙子之间的关系才算明确。

虽然守宫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被归为石龙子条下,然据陶弘景“缘篱壁,形小色黑者,为蜥蜴……蜥蜴名守宫”及《新修本草》“蜥蜴……在人家屋壁间……河济之间名守宫……以其常在屋壁,故名守宫,亦名壁宫”等记载可知守宫即指今之壁虎。历代石龙子及壁虎的名称见表1。

古籍文献多将守宫作为壁虎的正名,如《纲目》《本经逢原》等,现代本草如《中华本草》^[33]《中药大辞典》^[34]均将壁虎作为正名,守宫作为别名。而绝大多数本草均将石龙子作为正名,蜥蜴作为别名。然而在方书中,蜥蜴出现的频次远高于石龙子,见表2。《备急千金要方》《圣济总录》《太平圣惠方》等方书均是广收众方编纂而成,正如《太平圣惠方》所言“各取到经乎家传应效药方”。蜥蜴作为药名的频次远高于石龙子说明蜥蜴是常用之名。本草中仍然使用石龙子一名,大概与《本经》在本草中的崇高地位有关。作为被尊为“经”的本草学的原典,其原文具有权威性,不容更改,历代本草均以《本经》为基础。因此《本经》之后的本草不采用蜥蜴之名,而继续沿用石龙子之名不难理解。

2 基原考证

高士贤等^[40]学者曾对石龙子及壁虎的基原进

表1 历代记载的石龙子、壁虎名称总结

Table 1 Summary of name of Skink and Gecko recorded in past dynasties

朝代	出处	正名	异名
汉	神农本草经	石龙子	蜥蜴
三国	吴氏本草经	石龙子	守宫、石蜴、山龙子
唐	新修本草	石龙子	蜥蜴、山龙子、守宫、石蜴
宋	太平圣惠方 ^[25]	辟宫子	守宫
宋	本草图经	石龙子	蝮螭、蜥蜴、蝮螭、守宫
宋	绍兴本草 ^[26]	石龙子	蜥蜴、蛇师
宋	宝庆本草折衷	石龙子	山龙子、龙子、石蜴、蜥蜴、蝮螭、蝮螭、刺易、守宫、荣螭、蝮螭、蝎虎、蠃廔
明	本草集要 ^[27]	石龙子	蝮螭、蜥蜴、蝮螭、守宫
明	本草品汇精要 ^[28]	石龙子	蜥蜴、守宫、石蜴、蝮螭、蝮螭、蛇医、蝮螭、刺易、蠃廔、易蜥、山龙子
明	本草纲目	石龙子	山龙子、泉龙、石蜴、蜥蜴、猪婆蛇、守宫
明	本草纲目	守宫	壁宫、壁虎、蝎虎、蝮螭
明	本草汇言 ^[29]	守宫	蝎虎
清	本草洞诠 ^[30]	蜥蜴	石龙子、猪婆蛇
清	本草洞诠	蝮螭	壁虎、守宫
清	本经逢原 ^[31]	守宫	蝮螭、壁虎
清	得配本草 ^[32]	守宫	蝮螭

表2 历代方书中石龙子及其别名出现频数

Table 2 Frequency of Skink and its alias in formulary of past dynasti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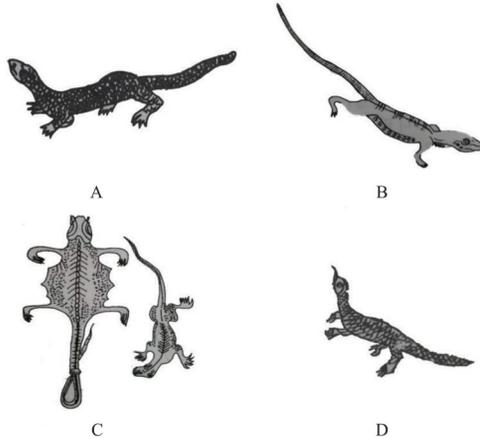
朝代	出处	药名频数/次				
		石龙子	山龙子	石蜴	石蜥蜴	蜥蜴
唐	备急千金要方 ^[35]	0	0	0	0	13
唐	千金翼方 ^[36]	1	1	1	0	12
唐	外台秘要 ^[37]	0	0	0	2	7
宋	太平圣惠方	0	0	0	0	11
宋	太平惠民和剂局方 ^[38]	0	0	0	1	1
宋	圣济总录	1	0	0	1	8
明	普济方 ^[39]	0	1	0	1	28

行过考证,提出石龙子为石龙子科 Scincidae 石龙子属 *Eumeces* 的动物,壁虎为壁虎科 Gekkonidae 壁虎属 *Gekko* 的动物,然而该考证结果并未将基原具体到种的层面。《中国动物志》提出中药石龙子除石龙子属的动物外,亦可能包括几类蜥蜴^[41]。景大山等^[42]研究者认为石龙子为蜥蜴伪品,将两者完全对

立。包华音等^[5]的《壁虎的本草考证》一文并未对壁虎的基原进行考证。因此,壁虎及石龙子的基原需进一步研究。本文将从形态、生活习性及地理分布等方面对石龙子及壁虎的基原进行考证。

《本经》对石龙子无形态描述,《新修本草》描述石龙子的形态为“以五色者为雄而良,色不备者为雌,劣尔,形皆细长,尾与身相类,似蛇著四足,去足便直蛇形也”;《本草图经》亦云“以五色具者为雄而良”。丽斑麻蜥 *Eremias argus* 是我国北方最常见的蜥蜴,背部呈棕绿色,有黑色镶边的褐黄色或白色纵斑,腹部呈白色,但在繁殖季节,雄蜥的腹部则会呈鲜红色^[43]。另外,主要分布与华北平原的山地麻蜥 *Eremias brenchleyi* 背部黄褐色,体侧各有2列黑缘的白色纵纹,腹面黄白色,雄蜥在繁殖期的体侧会出现明显的红色纵纹。因此,上述2种蜥蜴的雄蜥在繁殖期大致具备了青赤黄白黑五色。这与《新修本草》及《图经》描述的石龙子“以五色者为雄”特征大致吻合。《本草衍义》(以下简称《衍义》)云石龙子“大者长七八寸,身有金碧色”^[44],中国石龙子 *Eumeces chinensis* 广泛分布于我国南方地区,体背橄榄色,体侧黄色并散在红色斑点,与“身有金碧色”特征大致相符。《新修本草》与《衍义》所描述的应为两种动物,而《纲目》综合两者之说,将石龙子描述为“似蛇有四足,头扁尾长,形细,长七八寸,大者一二尺,有细鳞金碧色,其五色全者为雄”似不妥。另外,上述3种动物常栖息于山野草丛,与《本经》言“生川谷及山石间”,《绍兴本草》谓“山石草土间处处产之”的描述亦相符。基于特征的相似性,分布的广泛性,生活习性的一致性,故上述3种动物当为古籍中所述石龙子的基原。我国地域辽阔,包括上述3种动物在内,蜥蜴科有4属21种动物,石龙子科有10属38种动物^[41],《纲目》云“其五色全者为雄,入药尤胜”,从侧面说明不具备“五色”这一特征的石龙子亦可药用。若去掉“五色全”这一限制条件,结合图证所示的大致动物特征,则上述两科59种动物大部分都符合古籍对石龙子的形态描述,见图1。因此,需从动物的地理分布进一步考察。《宝庆本草折衷》言石龙子产于“平阳川谷山石及荆楚、江淮、河济、山南、秦、晋、西夏、南阳、襄、安、申州”,则需排除主要分布于东北、内蒙古、新疆、青海、西藏、云南、广东、广西、海南、台湾等地的动物。因此,除上述3种较确定的基原外,古人有可能将蜥蜴科的密点麻蜥 *Eremias multiocellata*, 北草蜥 *Takydromus septentrionalis*, 南草蜥眼斑亚种

T. sexlineatus ocellatus, 白条草蜥 *T. wolteri*, 石龙子科的黄纹石龙子 *Eumeces capito*, 蓝尾石龙子 *Eumeces elegans* B, 宁波滑蜥 *Scincella modesta*, 铜蜓蜥 *Sphenomorphus indicus* 等动物作为石龙子入药。



A.《本草图经》;B.《绍兴本草》;C.《本草原始》;D.《本草纲目》;
A~C. 石龙子;D. 壁虎

图1 历代本草典籍中所附石龙子、壁虎图证

Fig. 1 Graphic evidence of Lizard and Gecko in Chinese herbal classics of successive dynasties

古籍文献对壁虎的形态描述不多。陶弘景谓“形小色黑”;《纲目》则言“灰黑色,扁首长颈,细鳞四足,长者六七寸”;《本经逢原》谓“形小身细,长三四寸,色褐斑黑”。生活习性为“喜缘屋壁间”“居壁而善捕蝎蝇”,《纲目》谓“处处人家墙壁有之”。根据古籍中上述形态及习性描述很难确定壁虎的基原,因壁虎科壁虎属的动物原产于我国的有11种,除大壁虎 *Gekko gekko* 外,其余10种均有鳞,有黑斑或褐色斑纹,体背呈灰色、棕色或褐色,体长亦符合

古籍所载。因此,壁虎基原的考证主要从地理分布入手。据《中国动物志》的记载,多疣壁虎 *G. japonicus* 分布在我国淮河以南的广大地区,铅山壁虎 *G. hokouensis* 主要分布于长江以南的丘陵山区,蹠趾壁虎 *G. subpalmatus* 主要见于我国东南、华南及西南地区,无蹠趾壁虎 *G. swinhonis* 生活在黄淮平原及黄土高原地区。上述4种壁虎分布范围广泛,其地理分布均包括我国古代人口主要分布地区,与分布范围狭窄的耳疣壁虎 *G. auriverrucosus* (仅见于山西西部及陕西佳县),荔波壁虎 *G. liboensis* (仅见于贵州荔波),太白壁虎 *G. taibaiensis* (仅见于陕西太白),兰屿壁虎 *G. kikuchii* (仅见于台湾兰屿)及分布于我国古代偏远地区的中国壁虎 *G. chinensis* (分布于福建、广东、广西、云南),粗疣壁虎 *G. scabridus* (分布与四川南部、云南、贵州)相比,更有可能是古籍中所记载的壁虎。而大壁虎 *G. gekko* 名称中虽有“壁虎”二字,但不是中药壁虎的基原而是蛤蚧的基原。且大壁虎背部有砖红色及蓝色花斑,不难与壁虎属其他动物分辨。现代学者对蛤蚧的考证甚详^[45-47],兹不赘述。历代对石龙子和壁虎的形态及习性描述见表3。

综上所述,古籍本草中石龙子的基原当包括蜥蜴科丽斑麻蜥 *Eremias argus*, 山地麻蜥 *E. brenchleyi* 及石龙子科中国石龙子 *Eumeces chinensis*。因此,认为蜥蜴是石龙子的伪品这种观点仅基于现代动物学的分类,而忽视了古人对动物分类知识缺乏而将本属不同科的多种动物当成一种动物的情况,因而是不可取的。壁虎的基原包括多疣壁虎 *G. japonicus*, 铅山壁虎 *G. hokouensis*, 无蹠趾壁虎 *G. swinhonis* 及蹠趾壁虎 *G. subpalmatus*。

表3 历代对石龙子和壁虎的形态及习性描述

Table 3 Description of form and habits of Lizard and Gecko in past dynasties

朝代	出处	名称	形态及习性
汉	《神农本草经》	石龙子	生川谷及山石间
唐	新修本草	石龙子	形皆细长,尾与身相类,似蛇著四足,去足便直蛇形也
宋	本草衍义	石龙子	大者长七八寸,身有金碧色
宋	宝庆本草折衷	石龙子	今处处草泽中,或篱壁上有之
宋	绍兴本草	石龙子	山石草土间,处处产之
明	本草集要	石龙子	大者长七八寸,金碧色,生川谷
明	本草纲目	石龙子	似蛇有四足,头扁尾长,形细,长七八寸,大者一二尺,有细鳞金碧色
明	本草纲目	守宫	守宫,处处人家墙壁有之。状如蛇医,而灰黑色,扁首长颈,细鳞四足,长者六七寸
清	本经逢原	石龙子	头扁身长,尾与身等,长七八寸,大者尺余,其状若蛇,而脚似梅花,鳞目五色者为雄,色黄身短者为雌
清	本经逢原	守宫	形小身细,长三四寸,色褐斑黑者谓之蜥蜴,吴俗名为壁虎,以其居壁而善捕蝎蝇也

3 性味归经考证

《本经》首次记载了石龙子的性味毒性“味咸，寒，有小毒”，历代本草对石龙子及壁虎的性味毒性均沿袭《本经》的记载，唯有清代《本经逢原》提出石龙子(包括壁虎)的性味为“味咸，温”，但作者未予解释，似不足为据。至于归经，古籍中并未检索出石龙子归何经，《中华本草》《中药大辞典》亦未记载石龙子的归经情况。《得配本草》记载壁虎“入手少阴经血分”，《中华本草》言“归肝经”，《湖南药物志》云壁虎“入心、肝经”^[48]。由此可知，石龙子与壁虎

的性味均为“味咸，寒，有小毒”，石龙子的归经情况不明，壁虎归心、肝经。

4 功效主治考证

守宫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认为是石龙子的一种，故守宫既可指石龙子，亦可指壁虎。因此在归纳功效主治时，古籍文献中明言石龙子、蜥蜴的则归于石龙子，言守宫者，若已注明别名是壁虎、或以壁虎为正名的，则归于壁虎，未注明的，根据文献所载的动物特征、药物用量多少判断，不能判断的，则存而不论。石龙子与壁虎功效主治的衍变详见表4。

表4 古籍文献中石龙子和壁虎的功效主治总结

Table 4 Summary of efficiency of Lizard and Gecko in ancient books

朝代	出处	名称	功效主治
汉	神农本草经	石龙子	治五癰，邪結氣，破石淋，下血，利小便水道
唐	备急千金要方	蜥蜴	治坚症水肿、坚症积聚、飞尸、鬼疰
唐	外台秘要	蜥蜴	伏连、遁尸、鬼疰、小儿疝气
宋	太平圣惠方	蜥蜴	飞尸、遁尸、鬼疰、久瘰
宋	太平圣惠方	守宫	治破伤风
宋	圣济总录	壁虎	治历节
宋	圣济总录	蜥蜴	治偏风、大风癰、遁尸、传尸骨蒸、痲疽、小儿急惊风
宋	珍珠囊补遗药性赋	石龙子	除热淋，止血
明	本草品汇精要	石龙子	破诸淋，消结气
明	本草纲目	石龙子	消水饮阴瘕，滑窍破血
明	本草纲目	守宫	中风瘫痪，手足不举，或历节风痛，及风痉惊痫，小儿疝痢，血积成痞，疔风瘰癧，疔蝎螫
明	本草汇言	守宫	治风痲急惊。且入血分，如痲流注及疝积食痞，亦属血分凝结于经络……用此攻散凝结之血，所以兼主之也
清	本经逢原	守宫	治风疰惊痲诸病……且入血分，故又治血病、疮痍
清	得配本草	守宫	治中风惊痲，疔风瘰，治风癰

注：历代本草关于石龙子之功效凡是与《本经》相同者均未录入该表。

《本经》提出石龙子的功效为“治五癰，邪结气，破石淋，下血，利小便水道”，历代本草均沿袭该说，仅有少数在其基础上进行损益。宋代《衍义》将《本经》之说精简为“治五癰，破石淋，利水道”，并引用石龙子能致风雨的故事作为其利水功效的佐证。元代《珍珠囊补遗药性赋》^[49]提出“石龙子，除热淋，止血”，《纲目》增加“消水饮阴瘕，滑窍破血”功效主治。清代《本经逢原》则在《衍义》的进一步发挥，谓“其治五癰邪结气，利小便水道，破石淋下血者，以蜥蜴能吐雹祈雨，故治癰淋利水道，是其本性。”由此可见，石龙子最主要的作用是利水。然而在方书中，石龙子功效主治较本草所载有所扩展。如《备急千金翼方》中石龙子用于治疗风眩，在《圣济总录》中用于“治偏风半身枯瘦”“治大风癰”“治小儿急惊”，上述石龙子所致疾病均有共同

病机——风，提示石龙子亦有祛风之功效。再者，在《千金要方》《外台秘要》《圣济总录》等方书中石龙子还用于治疗“飞尸”“伏连”“遁尸”“鬼疰”等疾病。有学者指出，上述病名即后世所谓“瘰癧”^[50]。李时珍认为石龙子治疗“尸”“疰”，仍是取其利水之功。

《圣济总录》中首见壁虎之名，用于治疗“历节风”，另有“守宫丸方”用于治疗破伤风。该方用炙干去足的守宫7枚，按照用量，该方中守宫当指壁虎。在《纲目》中，守宫的功效主治为“中风瘫痪，手足不举，或历节风痛，及风痉惊痫，小儿疝痢，血积成痞，疔风瘰癧，疔蝎螫”。值得注意的是，《纲目》言壁虎可治“血积成痞”，《本草汇言》中又云守宫“入血分，如痲流注，及疝积食痞，亦属血分凝结于经络，故延生不已。用此攻散凝结之血，所以兼

主之也”。即守宫又具有化瘀之作用。

《纲目》认为“守宫祛风,石龙利水”,然而揆诸文献,石龙子亦有祛风之功;验诸临床,壁虎实有抗癌之效。寻本溯源,壁虎抗癌之功当与其“攻散凝结之血”,可治“血积成痞”有关^[51],可见今人用壁虎抗癌,其来有自。另外尤需注意的是,无论是壁虎还是石龙子,目前主要用于抗癌治疗,而古籍文献记载的祛风、利水等主要功效,临床反而鲜有应用,这反映了目前对本草的断层式继承^[52-53],同时也提示在二者的传统功效方面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

5 采收炮制考证

关于石龙子的采收时间,《本经》中记载“五月取”,而在《嘉佑本草》所引《蜀本草》中则记载“三、四、八、九月采”^[54],宋以后多沿用二者观点。关于石龙子的选择,《新修本草》提出“以五色者为雄而良,色不备者为雌,劣尔”的观点,《本草图经》《本草原始》^[55]《医学入门》^[56]均袭用该说,《纲目》则云“其五色全者为雄,入药尤胜”,亦持此种观点。直至清代《本经逢原》才提出“入药雌雄并用”。至于壁虎,古代本草文献中并未提出采收时间,《中华本草》《中药大辞典》记载壁虎在夏秋间捕捉。《本经逢原》认为壁虎雌雄均可入药。

石龙子的炮制方法,《本经》使用净制,“着石上令干”即可。《备急千金要方》有“蜥蜴一枚烧末”的火制之法。宋代《政和本草》提出“去腹中物,火干”的方法^[57],《圣济总录》记载石龙子的炮制方法有“醋炙”“酥炙”。明代《本草原始》有“去腹中物,以竹棒挣之,熏干入药”的记载。清代《本经逢原》提出“去头足,酒浸酥炙用之”的炮制之法。关于壁虎的炮制,《圣济总录》云壁虎“炙干去足”,《太平圣惠方》言“酒浸三日曝干捣罗为末”;元代《卫生宝鉴》将“东行蝎虎一条焙干”^[58];明代《普济方》有生用壁虎的记载:“剪子取去四足,连血细研”;清代《得配本草》有“童便、酒、盐,随方法制”的记录。综上所述可知,石龙子与壁虎炮制方法多样,因二者均为动物类药材,故炮制以火制之法为主。

6 用药禁忌考证

用药禁忌包括配伍禁忌、证候禁忌、妊娠禁忌和饮食禁忌。《本经》提出石龙子“恶硫黄、茺菟、斑蝥”的配伍禁忌,自后历代本草学著作均沿用该说。然而,《千金翼方》中的金牙散,《太平圣惠方》所载的斑蝥丸及《外台秘要》中治疗“伏连”“鬼疰”“遁尸”的多个方剂均同时使用了蜥蜴和斑蝥。因此,石龙子恶斑蝥这一观点仍有待进一步验证。检索

古代文献,并未发现石龙子的证候禁忌及壁虎的配伍禁忌,但《本草汇言》提出了壁虎的证候禁忌:“倘病属血虚气弱,非关风痰风毒所感者,宜斟酌用之”。说明血虚气弱之人不宜使用壁虎。在石龙子条下,《纲目》提出“妊妇忌用”,但《纲目》未载壁虎的妊娠禁忌。古籍文献未记载石龙子和壁虎的饮食禁忌。

7 小结

通过考证,古籍文献中壁虎的正名为守宫,而石龙子的别名蜥蜴在方书中常用。壁虎与石龙子的关系自先秦至明代的大致可概括为“合-分-合-分”。在基原上,石龙子科、蜥蜴科动物众多,形态大同小异,根据古籍文献对二者形态特征、生活习性的记载,蜥蜴科丽斑麻蜥 *Eremias argus*, 山地麻蜥 *Eremias brenchleyi* 及石龙子科中国石龙子 *Eumeces chinensis* 的特征与古籍中所记录的石龙子特征较为吻合,当是石龙子的基原;壁虎的基原包括多疣壁虎 *G. japonicus* 无蹼壁虎 *G. swinhonis* 及蹼趾壁虎 *G. subpalmatus*。在功效主治上,《纲目》将两者的功效总结为“守宫祛风,石龙利水”,而目前壁虎及石龙子主要用于抗癌治疗,说明二者还有功效可供考证研究,值得进一步深入挖掘。在炮制上,壁虎与石龙子均以火制为主。用药禁忌方面,石龙子恶硫黄、茺菟、斑蝥,孕妇忌用;血虚气弱之人需慎用壁虎。本文梳理了壁虎及石龙子的名称、基原、功效主治、炮制、用药禁忌的历史沿革与发展,为二者进一步研究提供了文献依据和理论支持。

【参考文献】

- [1] 赵佶. 圣济总录[M].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1962:301.
- [2] 李时珍. 本草纲目[M]. 吴少祯,主编. 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16:1873.
- [3] 佚名. 神农本草经[M]. 马继兴,辑注.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3:234.
- [4] 关芳,艾梦环,李卫强. 蜥蜴抗肿瘤临床及实验研究概况[J]. 实用中医内科杂志,2018,32(4):68-70.
- [5] 包华音,刘杨. 壁虎的本草考证[J]. 山东中医药大学学报,2015,39(4):348-350.
- [6] 肖清燕,朱西杰,王延丽,等. 复方蜥蜴散治疗恶性肿瘤放疗后顽固性呃逆46例[J]. 长春中医药大学学报,2012,28(3):474-475.
- [7] 李雨,田静彬. 金龙胶囊联合多西他赛表柔比星环磷酰胺方案在胃癌新辅助化疗中应用效果[J]. 辽宁中医药大学学报,2017,19(9):193-195.

- [8] 张晓前,南志宇. 金龙胶囊联合洛铂对非小细胞肺癌肝转移患者疗效及免疫功能调节作用的观察[J]. 中国药物与临床,2018,18(12):2170-2171.
- [9] 卢会琴,夏黎明,祝永福. 复方守宫散治疗癌因性疲乏临床研究[J]. 中医药临床杂志,2019,31(3):532-534.
- [10] 杨通印,易韦,文敬,等. 金龙胶囊联合新辅助化疗治疗浸润性乳腺癌的疗效及多药耐药蛋白表达的变化[J]. 中华肿瘤杂志,2019,41(2):118-123.
- [11] 尹艳芬. 复方守宫散治疗晚期恶性肿瘤血瘀证临床观察[J]. 中国中医药现代远程教育,2020,18(23):92-94.
- [12] 李丹,金凤,陶丽,等. 金龙胶囊对胃癌细胞 MGC-803 和 BGC-823 侵袭转移能力的影响[J]. 中国实验方剂学杂志,2018,24(19):117-123.
- [13] 吕行直,李瑞芳,李钟杰,等. 壁虎活性多肽对线粒体通路诱导的人食管癌 Ec 9706 细胞增殖与凋亡的影响[J]. 中国临床药理学杂志,2019,35(6):543-546.
- [14] 艾梦环,关芳,王骄,等. 复方蜥蜴散含药大鼠血清对人胃癌细胞 MGC-803 增殖、凋亡及周期的影响[J]. 辽宁中医杂志,2020,47(1):179-182,224.
- [15] 关芳,艾梦环,王骄,等. 复方蜥蜴散不同微粒组合剂含药大鼠血清对人胃癌细胞 SGC-7901 的干预作用[J]. 中华中医药杂志,2020,35(7):3652-3655.
- [16] 王兵兵,黄泽月,尹慧萍,等. 壁虎超滤组分对人肝癌 HepG2 细胞增殖及迁移的影响[J]. 中国临床药理学杂志,2020,36(19):3057-3060.
- [17] 马继兴. 马王堆古医书考释[M]. 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685.
- [18] 阮元. 十三经注疏[M]. 北京:中华书局,2009:5744.
- [19] 班固. 汉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62:2843.
- [20] 王家葵. 本草文献十八讲[M]. 北京:中华书局,2020:5.
- [21] 吴普. 吴氏本草经[M]. 尚志钧,辑校. 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2005:77.
- [22] 苏敬. 新修本草[M]. 尚志钧,辑复. 北京: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2019:431.
- [23] 苏颂. 本草图经[M]. 尚志钧,辑校. 合肥: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481.
- [24] 陈衍. 宝庆本草折衷[M]//郑金生. 南宋珍稀本草三种.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7:573-574.
- [25] 王怀隐. 太平圣惠方[M].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2:1517-2073.
- [26] 王继先. 绍兴校订经史证类备急本草[M]//郑金生. 南宋珍稀本草三种.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7:384.
- [27] 王纶. 本草集要[M]. 张瑞贤,李健,张卫,等,校注. 北京:学苑出版社,2011:181.
- [28] 刘文泰. 本草品汇精要[M]. 陆拯,黄辉,方红,等,校点. 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3:650-651.
- [29] 倪朱谟. 本草汇言[M]. 周仲英,于文明,主编. 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4:2185-2188.
- [30] 沈穆. 本草洞诠[M]. 张成博,范磊,艾邛,等,校注. 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6:325.
- [31] 张璐. 本经逢原[M]. 周仲英,于文明,主编. 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4:803-807.
- [32] 严洁,施雯,洪炜. 得配本草[M]. 姜典华,姜洪涛,姜典勋,等,校注. 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8:227.
- [33]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中华本草:第9册[M]. 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9:400.
- [34] 江苏新医学院. 中药大辞典[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2667.
- [35] 孙思邈. 备急千金要方[M].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2:99-255.
- [36] 孙思邈. 千金翼方[M]. 李景荣,苏礼,任娟莉,等,校释.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4:102.
- [37] 王焘. 外台秘要[M].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2:358-365.
- [38] 太平惠民和剂局. 太平惠民和剂局方[M]. 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20:189-330.
- [39] 朱橚. 普济方:第3册[M].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2:296.
- [40] 高士贤,邓明鲁,吴丹勇. 《本草图经》中爬行纲药用动物的考证[J]. 长春中医药大学学报,1991(3):46-47.
- [41] 赵尔宓,赵肯堂,周开亚,等. 中国动物志爬行纲有鳞目蜥蜴亚目[M].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6:3.
- [42] 景大山,申鸽,陈婕,等. 蜥蜴及其伪品石龙子鉴别方法比较[J]. 中成药,2020,42(3):689-694.
- [43] 李军德,黄璐琦,曲晓波. 中国药用动物志[M]. 2版. 福州:海峡出版发行集团,2013:1158.
- [44] 寇宗奭. 本草衍义[M]. 张丽君,丁侃,校注. 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19:88.
- [45] 袁经权,李力. 黑点蛤蚧与红点蛤蚧的本草考证[J]. 中药材,2008,31(9):1437-1439.
- [46] 张继,彭继烽,徐纪民. 蛤蚧本草考证议[J]. 首都医药,1999,6(1):46-47.
- [47] 袁经权,周小雷,王硕,等. 蛤蚧本草再考[J]. 中药材,2011,34(3):474-477.
- [48] 蔡光先. 湖南药物志[M]. 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4:5254.
- [49] 李东垣. 珍珠囊补遗药性赋注释[M]. 黄雪梅,伍一文,编著. 长沙:湖南科技出版社,1998:136.
- [50] 张纲. 中医百病名源考[M].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7:120-129.
- [51] 陈学广,李淑珍. 壁虎治疗“肿瘤”的本草考证及药理

- 探讨[J]. 中国社区医师:医学专业, 2011, 13(23):181.
- [52] 李玉丽, 蒋屏, 杨恬, 等. 地骨皮的本草考证[J]. 中国实验方剂学杂志, 2020, 26(5):192-201.
- [53] 周祯祥, 张廷模, 闵志强, 等. 论《神农本草经》对中药学的贡献[J]. 中药与临床, 2020, 11(3):43-49.
- [54] 掌禹锡. 嘉祐本草[M]. 尚志钧, 辑复. 北京: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9:403.
- [55] 李中立. 本草原始[M]. 张卫, 张瑞贤, 校注. 北京:学苑出版社, 2011:730-731
- [56] 李梴. 医学入门[M]. 何永, 韩文霞, 校注. 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2011:192.
- [57] 唐慎微. 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急本草[M]. 陆拯, 郑苏, 傅睿, 等, 校注. 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13:1194-1195.
- [58] 罗天益. 卫生宝鉴[M]. 武文玉, 孙洪生, 校注. 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2019:99.
- [责任编辑 王鑫]

·书讯·

新生儿喂养不耐受护理及对生活质量的影响 ——评《实用新生儿护理手册》

新生儿喂养不耐受在新生儿尤其是早产儿中很常见,是由于新生儿胃肠动力发育落后于胃肠道消化、吸收功能的发育,导致胃肠功能紊乱。新生儿喂养不耐受的常规护理措施有选择合适的乳类、合理的开奶时间、早期微量喂养和非营养性吸吮、刺激排便、加强环境管理等,可以取得一定疗效,但仍有相当部分患儿病情加重,转变为新生儿坏死性小肠结肠炎等。以往研究通过对新生儿皮肤进行有序抚触,让大量温和良好的刺激通过皮肤感受器传到中枢神经系统,使之产生正面生理效应。抚触在新生儿喂养不耐受护理中的应用及对生活质量的效果较好,在《实用新生儿护理手册》一书中有较详细的介绍。

《实用新生儿护理手册》作者朱思莲,于大芳,韩颖,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2018年出版。该书分为九章,分别介绍了新生儿特点及常见疾病的护理,新生儿科常用护理操作,新生儿病房各种导管的感染预防和管理,危重新生儿监护与疼痛管理,新生儿常见疾病护理查房,新生儿病房院内感染的监控与管理,新生儿科护理工作应急预案与流程,母乳喂养与健康教育,制度与条例。书中主要介绍了妊娠高危孕妇采用优质护理方案的护理效果及满意度分析效果情况,在护理方法中着重介绍了优质护理,具体护理如下:让新生儿在28~30摄氏度的环境下全身裸露,保持室内空气新鲜,并有专人负责对新生的头、脸、腹、四肢、背部等进行全面抚触按摩。头抚触从前额中间向两侧推,双手拇指从前额中间向外滑动,中指置于耳后乳突部位,然后手掌从前额际向后抚触;腹部从脐部开始抚触,四指合于脐,从左下腹慢慢按摩至左上、右下腹,逆时针方向画半圆;四肢由上臂向手腕轻捏,适当揉搓大肌肉群;背部抚触要选择俯卧位,双手拇指置于患儿脊柱两侧,遵循从下至上、由内至外的从紧按摩原则,然后拇指、食指、中指对脊柱两侧皮肤、皮下组织进行适当揉搓,动作轻柔,重点按摩肺穴、风门穴等穴位。观察患儿在抚触过程中的皮肤颜色、表情等。早晚各抚触1次,新生儿进食后1h开始抚触10min。抚触可有效缓解新生儿喂养不耐受,目前临床上常采用静脉营养及胃管营养供给能量,虽然能保证新生儿的营养供给,但静脉营养及管饲往往需要维持约1周或更长时间,长期缺乏吸吮训练会出现胃排空延迟和胃肠动力障碍,且喂养困难与胃肠动力功能密切相关。近年来的研究证明,抚触可使新生儿身体素质提高,神经肌肉发育更快,建立新生儿和成人间的情感联系。肌肤是重要的感觉器,新生儿触碰肌肤时,相关信息会通过皮肤沿脊髓传递到大脑,反射性刺激交感神经系统,以增加胃肠内的迷走神经紧张,促进胃肠蠕动,方便肠道内内容物顺利排出。

《实用新生儿护理手册》一书以新生儿护理学的定义、发展和护理人员的作用为基础,介绍了新生儿出生后的产时护理、转运及危重新生儿的监护,并对新生儿一般护理、常见症状的护理、皮肤护理及血管通路的建立和管理等作了阐述,并对与新生儿护理工作密切相关的质量和安全管理、感染控制等作了说明。对新生儿各系统疾病的护理,为后续护理措施提供了理论依据。该书强调了家庭在新生儿护理中重要而独特的作用,护理对新生儿预后的影响,是新生儿科护理人员学习、查阅的参考用书。

(作者黄丹丹,淳安县妇幼保健院,浙江 淳安 311700)